

从左翼游击队到左翼执政党：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经验

李 菡

[摘要]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的建党方式、成长历程和执政经验，在拉美地区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桑解阵由左翼游击队成功转型为现代左翼政党，并实现长期连续执政，成为拉美政党建设成功的典范。它的成功转型和持续发展，主要归因于其一直注重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党凝聚力，重视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思想理念更加务实。桑解阵是尼加拉瓜执政时间最长且规模最大的左翼政党。它之所以能实现长期连续执政，除了具有革命历史功绩和长期重视党的建设外，还在于它取得了良好的执政业绩，并牢牢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国家机器。面对复杂的内外环境，桑解阵需要应对的执政难题增多。它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维护政治社会稳定，化解外部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

[关键词] 拉美 左翼政党 尼加拉瓜 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

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以下简称桑解阵）是拉美地区游击队组建政党的成功范例。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90年代，拉美地区活跃着上百个游击队组织。它们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反对美国，反对独裁，对抗不平等。整个拉美地区的游击队运动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至巅峰。从1978年起，拉美开始经历历史上最广泛和最持久的民主化浪潮，以文人政府上台或独裁政权被推翻为标志，拉美国家相继确立民主体制。从1980年到2010年，拉美有127个武装力量组织，其中有15个试图组建政党^①。拉美的游击队组建政党甚至实现执政的主要包括尼加拉瓜的桑解阵、萨尔瓦多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FMLN，以下简称马蒂阵线）、危地马拉全国革命联盟（URNG）、洪都拉斯的民主统一党（PUD）、哥伦比亚“四月十九日运动”（M-19）、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和乌拉圭的图帕马罗斯民族解放运动（MLN-T）。

桑解阵也是拉美地区新兴政党建设成功的典型案例。1978年—2005年期间，拉美18个国家出现了307个新兴政党。在这些新兴政党中，只有11个政党属于政党建设成功的案例，这意味

^① Steven Levitsky, James Loxton, Brandon Van Dyck and Jorge I. Domínguez (eds.), *Challenges of Party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276.

着拉美国家的政党建设成功率只有4%^①。在这些政党建设成功的案例中，其中有两个是游击队组建的政党，即尼加拉瓜的桑解阵和萨尔瓦多的马蒂阵线。桑解阵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暴力革命中构建的政党组织，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高度的党内凝聚力。本文拟对尼加拉瓜桑解阵建党和执政经验做初步研究，旨在为拉美左翼政党研究提供一个案例和素材。

一、从左翼游击队向现代左翼政党的成功转型

桑解阵是尼加拉瓜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大众型政党。它在1979年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建立“民族复兴执政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初，它成为全国第一大政治力量和一个全国性政党，执政至1990年。在1990年全国大选中失利，丧失执政地位。2006年，桑解阵再次赢得大选且连续执政至今。桑解阵从游击队成功转型为左翼政党并持续发展，主要归因于它注重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党凝聚力、重视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思想理念更加务实。

（一）注重组织建设，努力强化党的组织优势

桑解阵从游击队到组建政党有天然的组织优势。它传承了游击队的组织结构、组织纪律和决策过程。

桑解阵具有严格的垂直领导组织结构。它的组织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政党属性。受到古巴革命的鼓舞，以卡洛斯·丰塞卡（Carlos Fonseca）为首的尼加拉瓜社会主义党内一批青年人不满该党的无所作为，于1961年发起一个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桑地诺思想^②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独裁的军事革命组织，即桑解阵。丰塞卡去世后，该组织分裂成三个派别，分别是人民持久战派、无产阶级派和起义派。每个派别有自己的组织结构、领导者和不同的政治纲领。每个派别就如何取得革命成功，以及在取得政权后走何种道路存在分歧。人民持久战派强调集中农村地区革命力量，逐步提高农民和边缘群体的意识，在合适时机夺取政权。无产阶级派主张工人阶级领导，反对与资产阶级联合。起义派则提出与私营业主、高级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等资产阶级联合。1979年，由起义派主导，三个派别重新联合。7月，桑解阵宣布成立全国联合委员会，由三个派别的领导者组成，领导一个由学生、工会、农民和经济精英组成的广泛联盟，推翻索摩查家族的独裁统治。三个派别的团结最终使革命取得胜利，人民持久战派和无产阶级派也逐渐接受了联盟立场，起义派的意识形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革命胜利后，桑解阵将自己定义为先锋党，捍卫“民主集中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强调垂直集中领导。这一理念基于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个被称为“全国领导委员会”（Dirección

^① Steven Levitsky, James Loxton, Brandon Van Dyck and Jorge I. Domínguez (eds.), *Challenges of Party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6-7.

^② 桑地诺思想源于尼加拉瓜自由党人奥古斯托·桑地诺的革命思想和英雄业绩。他在1926年—1933年领导尼加拉瓜人民进行了反抗美军侵略的武装斗争。桑地诺思想的主要内容为爱国反帝、拉美国家团结、反对寡头势力独裁卖国、实行完全民族自治和开展游击战争以战胜强大敌人等。

Nacional)的最高领导层,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党的机构,以及由许多社会组织构成的“群众组织”(Organizaciones de Masas)。党的组织结构分为四个层次:全国、省级、市级和基层。在全国层面,全国领导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由九位革命将领组成。此外,全国层面还有一个桑解阵大会,由77—110名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党员组成,它具有代表和审议的功能。中层党组织是分布在省市级的地区党领导委员会(CDR),其成员由全国领导委员会直接任命。这是地方最高级别的党组织。市级党领导委员会从属于地区党领导委员会,由一名书记领导。基层党委员会(Comités de Base)由5—20名党员组成。基层党委员会的职能是确保桑解阵的行动和政治动员。桑解阵的整个组织框架围绕着“党员”构建。党章明确区分党员和追随者。桑解阵的党员数量增长很快。1978年,桑解阵仅有67名党员,1981年,有1500名党员,而在1990年选举前,桑解阵已经拥有约5万名党员。

(二) 加强纪律建设,持续增强政党凝聚力

桑解阵在其转型过程中虽然历经党内分歧,但是党的凝聚力并未受到削弱。桑解阵通过坚持党的集中领导和严明党的纪律,促使党变得更加强韧,实现核心领导层的稳定,确保党内团结,进而增强了党的凝聚力。

尼加拉瓜桑解阵因1990年选举失利而产生分歧。党内分为革新派和原则指导派。前者的主要领导者是前副总统塞尔西奥·拉米雷斯(Sergio Ramírez)。革新派认为,必须与其他政治力量对话,巩固尼加拉瓜新生且脆弱的法治。后者自称民主左翼,掌控党的组织机器和基层组织,其主要领导者是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原则指导派倾向于反对新政府,保持党的战斗性,并提出“桑解阵对穷人、党的革命使命和先锋性质作出更多积极的承诺”^①。由于全国领导委员会未能有效凝聚全党,因此桑解阵举行特别会议解决分歧。两派在1994年5月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因争夺领导权而发生公开冲突。会议的结果是奥尔特加当选为总书记,民主左翼占据主导地位。1995年1月桑解阵正式分裂。拉米雷斯等人退出桑解阵并另成立桑地诺革新运动党。

1995年的分裂标志着桑解阵进入由奥尔特加领导的新阶段。奥尔特加早在1984年的选举中就脱颖而出,担任了六年的总统,并且是1990年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自1996年开始,桑解阵几乎每年召开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确立了奥尔特加的领导,保持了核心领导层的稳定。奥尔特加在党内被视为无可争议的领导人,桑解阵在他的领导下重新获得团结。

此外,桑解阵积极修订党章加强党的领导。2002年党的章程特别强调了党的纪律和党的集中领导。修订后的党章要求党员遵守党纪,全体党员、下级机关服从最高领导机关的决定;严厉打击任何形式的派系主义、分裂主义和机会主义,加强党的团结;违反党章党纪、不服从党的决议、严重诋毁或攻击党的领导的党员开除党籍。

^① Salvador Martí i Puig, “Mutaciones Orgánicas, Adaptación y Desinstitucionalización Partidaria: el Caso del 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FSLN), 1980 - 2006”, *Revista de Estudios Políticos*, No. 143, 2009.

（三）重视与社会各阶层联合，不断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基于革命左翼的历史，桑解阵有自己明确的政治原则和较为激进的意识形态。然而，当参与选举政治时，它在政党建设过程中需要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才能吸引多数选民，进而获得较高的支持率。为了适应国内的选举政治环境，桑解阵与各民众组织，比如工会、学生组织和农民联合会合作，使其成为潜在选民。

桑解阵具有较强的联盟能力，注重与社会各阶层联合。在革命时期，它联合由著名知识分子、企业人士和专业人士组成的12人集团共同推翻索摩查政权，从而形成了跨阶层联盟。革命胜利后，这些著名人士加入桑解阵担任要职，扩大了党的社会属性。此外，桑解阵始终认为群众必须加入社会组织。这些组织在召集大批群众执行革命任务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党章指出，社会组织的任务是保护和鼓励革命，培养真正的革命者。桑解阵与全国农牧民联合会（UNAG）、桑地诺工人中央工会（CST）、尼加拉瓜妇女协会（AMNLAE）、桑地诺“7月19日”青年协会（Juventud Sandinista 19 de Julio）和保卫桑地诺主义者委员会（CDS）保持着紧密联盟。这些群众组织的代表由桑解阵任命，从而为党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根据党的章程，桑解阵是一个以人民利益至上、由多元社会成分构成的政党。

（四）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思想理念更加务实

在20世纪80年代，桑解阵坚持革命理念，党的领导人公开表示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桑地诺主义，革命方向是社会主义。桑解阵在它连续执政的11年期间（1979年—1990年），在政治上推行政治多元化，允许各种政治组织自由活动，吸收其代表参与执政；经济上实行混合经济，让国营经济（约占经济总量40%）与私人经济“和平相处”；推行不结盟外交，但实际上与苏联、古巴关系日益密切，与美国的关系日益恶化。

1990年桑解阵在大选中失利，沦为在野党。为了适应选举政治环境及其所处的时代，桑解阵的思想理念更加务实。在2006年全国大选中，奥尔特加表示放弃自己青年时期的激进思想。桑解阵在赢得大选后于2007年重新执政，至今已连续执政超过16年。再度出任总统的奥尔特加在一定程度上淡化意识形态的激进色彩，该党提出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主义的、团结的尼加拉瓜”。“尼加拉瓜桑解阵主张维护符合历史与现实条件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特性包括推动工人、中小生产者、农民、印第安人社区、自我就业者、直接行使所有权的各种组织、自我管理和社区形式，保护民族生产、分配和商业化；在国家保护的空間下，与传统的私人产权保持共处与和谐的关系。”^①

二、桑解阵为什么能实现长期连续执政

桑解阵是尼加拉瓜执政时间最长且规模最大的左翼政党。自2006年赢得大选以来，桑解阵

^① 袁东振：《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66—167页。

已经连续执政16年。2021年11月，奥尔特加以75.87%的得票率当选总统，实现四次连选连任。桑解阵执政期间创造了一个尼加拉瓜的例外：在一个长期落后、贫困的国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该党能连续执政与其长期重视党的建设、取得良好执政业绩、牢牢掌握军队和警察等密切相关。

（一）长期重视党的建设，善于总结历史经验

桑解阵能实现连续执政，与其长期重视党的建设、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密切相关。它从游击队转型为政党，历经朝野轮替，实现长期连续执政，能够在尼加拉瓜政治发展中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挑战，党的建设是其得以保持生命力的重要途径。

在党的建设方面，桑解阵尤其重视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体系的建设。桑解阵始终保持党与民众的紧密联系，以维护民众利益作为工作重点。桑解阵在多届党员代表大会上强调其政策主张是要为人民谋福利，维护人民利益并使之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力。它强调直接参与式民主，反对新自由主义，制定各种扶贫、消灭文盲的社会发展计划，大力推进各项民生计划。因此，桑解阵能保持较高的民众支持率，具有较稳固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此外，桑解阵非常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基层组织建设。通过不断加强基层代表大会和基层党委会，党的思想和主张得到宣传和贯彻。同时，桑解阵还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动员民众参与选举、筹备选举工作、吸纳人才和培养青年党员等方面的主要作用。相较于拉美其他左翼政党，拥有完善的组织体系是桑解阵的优势所在。

桑解阵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始终保证自身生存与发展能力。在遭遇连续三次选举失利后，桑解阵汲取经验教训，主动与反桑解阵力量寻求合作，减少了影响其连续执政的阻力。在2004年庆祝桑地诺革命胜利25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奥尔特加为20世纪80年代袭击天主教成员公开道歉。马那瓜大主教作为数十年反桑解阵的主要成员接受了奥尔特加的邀请，举行弥撒以示纪念革命。这为桑解阵和教会的务实合作奠定了基础。此外，奥尔特加还与私人企业提出和解。20世纪80年代，私人企业最高委员会反对桑解阵推行的国家主导经济模式，公开宣布退出国务委员会。此后，由于桑解阵反对新自由主义政策，双方关系一直较为紧张。2006年大选前，奥尔特加向私人企业最高委员会提出和解，并承诺当选后将发挥私人企业在政府部门的重要作用，双方开启战略合作。2007年桑解阵重新执政后，重新调整与私人部门的关系。政府与国内最重要的商会私人企业最高委员会建立了“对话与共识”模式，双方合作逐渐正式化、机制化。桑解阵允许私人企业最高委员会参与国家经济治理，在政府部门担任正式职位。

（二）取得良好执政业绩，为连续执政奠定了重要合法性基础

首先，执政基础不断稳固。2007年重新执政后，它提出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实行直接民主，即将权力归还人民，扩大公民参与。直接民主的运行机制是公民权力委员会，向社区所有人开放。桑解阵还大力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满足工人、农民和小生产者的需求，反对大资本的垄断和集中。这些措施有效巩固了桑解阵的执政基础。

其次，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较好成效。桑解阵政府连续执政16年间，尤其是2007年—2018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尼加拉瓜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201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执行董事奥塔维亚诺·卡努托（Otaviano Canuto）将尼加拉瓜描述为“一个正在发生的成功故事”^①。2010年—2017年，尼加拉瓜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为5.1%，超过拉美地区的平均增速^②。2020年后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尼加拉瓜经济下滑，但经济增长仍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2020年尼加拉瓜经济增长-1.8%，而拉美地区平均数为-6.8%。2021年拉美地区恢复性反弹6.7%，2022年经济增长3.7%，同期尼加拉瓜经济分别增长10.3%和3.8%，均高于拉美地区平均水平^③。

再次，在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进步。桑解阵政府注重维护社会公平公正，增进民众福祉。2007年以后实施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力求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政府实施的社会政策覆盖医疗、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领域。2009年至2016年，奥尔特加政府推行的一系列减贫计划取得显著成效。全国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分别从42.5%和14.6%减少至24.9%和6.9%。此外，尼加拉瓜被视为“中美洲最安全的国家”。中美洲是暴力犯罪最为猖獗的一个区域。其中，由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构成的“北三角”地区，凶杀率堪称世界之最。2020年，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的凶杀率达到每10万人约36起和37起，而尼加拉瓜的凶杀率每10万人中4起。

此外，桑解阵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的立场也为其赢得了声誉。桑解阵有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性，敢于反对美国霸权的革命传统。奥尔特加总统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谴责美国干涉拉美事务，抗议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制裁。2022年4月，为抗议美洲国家组织干涉本国事务，奥尔特加政府宣布尼加拉瓜退出美洲国家组织。

（三）牢牢掌握军队和警察，为连续执政提供了重要支撑

尼加拉瓜国家军队与国家警察源于桑解阵建立的桑地诺人民军和桑地诺警察。这是桑地诺主义留下的最坚实和最持久的遗产。1979年革命胜利后，桑解阵建立桑地诺人民军和桑地诺警察，分别隶属于国防部和内政部。其最初的主要成员都是桑解阵游击队员，参加过反对索摩查政权的起义。桑地诺政府非常重视对这两个组织的政治教育。桑解阵1990年以后失去执政地位，右翼执政，这两个组织转型成尼加拉瓜国家军队和国家警察，但是总参谋部和军区所有负责人仍由桑地诺军官担任。因此，他们对桑解阵具有强烈的归属感。2007年以来，国家警察多次强调他们的“桑地诺起源”。2020年，奥尔特加在庆祝国家警察成立41周年之际指出，“国家警察是桑地诺警察，因为它代表了革命组织的历史延续和演进”^④。桑解阵牢牢掌握军队和警察，为其连续执政提供了重要支撑，这也是它和拉美地区许多左翼执政党的主要区别。

^① Otaviano Canuto, “Nicaragua: A Success Story in the Making”, https://www.huffpost.com/entry/nicaragua-a-success-story_b_8512890.

^② 来自 Comisión Económica para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CEPAL) 的数据库, <https://statistics.cepal.org/portal/cepalstat/dashboard.html>.

^③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diciembre de 2022”, <https://www.cepal.org/es/publicaciones/48574-balance-preliminar-economias-america-latina-caribe-2022>.

^④ “El Presidente de Nicaragua Dice que la Policía Nacional es Policía Sandinista”, <https://www.infobae.com/america/agencias/2020/09/08/el-presidente-de-nicaragua-dice-que-la-policia-nacional-es-policia-sandinista/>.

(四) 分化反对派力量, 努力保持政治优势

桑解阵对反对派采取分化瓦解策略, 既造成反对派力量薄弱和分散化, 也为桑解阵连续执政提供了机遇。自桑解阵2007年再次执政以来, 尼加拉瓜的主要反对党制宪自由党(PLC)和独立自由党(PLI)影响力式微, 在议会和地方政治中都未能对桑解阵形成挑战。2006年—2022年, 制宪自由党获得的议席数从25个减少到9个, 其中2011年仅获得两个议席。独立自由党获得的议席数从26个减至1个。同时, 反对党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 党内领导人无法协调一致。两大反对党之间竞争多于合作, 不能形成巩固联盟。2018年抗议活动中产生的主要反对力量“公民联盟”与“全国蓝白联盟”组织力量涣散、缺乏强有力的领导者, 政治影响力微乎其微, 且未能与传统反对党结成联盟。因此, 执政党桑解阵能够一直保持第一大党地位。在2021年大选中, 桑解阵在议会控制75个席位, 形成超过2/3的多数席位优势。此外, 执政党桑解阵在多次市政选举中也占有绝对优势。

(五) 注重与其他国家左翼力量加强合作, 争取地区和国际性支持

在地区层面, 在拉美兴起“粉红浪潮”之际, 桑解阵政府积极参与拉美左翼国家构建的区域性组织。2007年, 尼加拉瓜加入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等左翼执政国家推行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 扩大与相关国家在经贸、能源等领域的合作, 桑解阵政府成为西半球主要的反美力量。桑解阵积极支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推动尼加拉瓜成为拉美左翼“粉红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 桑解阵政府还是圣保罗论坛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 与拉美多个左翼政党加强对话, 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近年来, 桑解阵政府因采用强硬手段应对国内抗议活动, 以及在2021年大选中采取不利于反对派候选人参选的行动, 遭到美洲国家组织的谴责和制裁。圣保罗论坛站在桑解阵一边, 明确拒绝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 坚决支持桑解阵。

在全球层面, 桑解阵政府积极推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尼加拉瓜对华两次建交都是在桑解阵执政时期。执政党桑解阵与中国有历史渊源, 中国对执政初期的奥尔特加予以支持, 促成尼加拉瓜在1985年与中国建交。1990年, 尼加拉瓜右翼政府同台湾当局“复交”。中国宣布中止与尼加拉瓜的外交关系。2021年12月10日, 奥尔特加政府宣布尼加拉瓜与中国复交。2022年, 随着尼加拉瓜加入“一带一路”建设, 双边经贸合作开启新局面。

三、桑解阵需要应对新的执政难题

桑解阵2021年再次赢得大选, 奥尔特加成功连选连任总统, 并于2022年1月开启五年的新任期。然而,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 桑解阵需要应对的执政环境更加复杂, 长期执政前景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在新的执政环境下, 桑解阵政府需要应对一系列新的执政难题, 特别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稳定, 缓解政治社会危机, 化解外部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等。

（一）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执政效率

桑解阵已经成功连续执政超过 16 年，顺应执政环境的变化，提高执政效率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其面临的主要挑战。虽然桑解阵一直注重加强党的建设，但自身建设仍存在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组织机构僵化、理论体系不完备、干部队伍不健全等。在党长期执政的环境下，这些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可能降低执政效率，对党的威信和形象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影响其实现长期执政的目标。该党只有在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干部培养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做到与时俱进和改革创新，才能保持先进性和活力。此外，桑解阵在 2021 年大选获胜后的执政环境比以往更加严酷，国内矛盾和国际上来自欧美国家的制裁使该党面临严峻执政考验。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执政效率、维护好民众的根本利益、寻求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是桑解阵稳固执政根基需要重视的主要问题。

（二）恢复经济增长，努力创造良好执政环境

受 2018 年国内政治社会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和两场飓风的冲击，2018 年—2020 年，尼加拉瓜经济持续萎缩，经济增长率降至 -3.4%、-3.8%、-1.8%^①。世界银行预计，2023 年尼加拉瓜经济将在 2022 年增长约 4% 的水平上滑落至约 2.0%^②。2021 年前 8 个月，尼加拉瓜公共债务增至约 92 亿美元，占 GDP 的比重为 67.5%，其中外债达到 75 亿美元。同时，尼加拉瓜获得的经济援助大幅下降。主要援助国委内瑞拉一直是尼加拉瓜的政治经济联盟，但由于该国陷入政治经济双重危机，向尼加拉瓜提供的经济援助急剧减少。此外，美国对尼加拉瓜采取了一系列惩罚性举措，限制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机构为尼加拉瓜提供贷款。2021 年，尼加拉瓜获得的国际援助额与 2020 年基本持平，不足 2017 年的 50%。

受经济增长低迷影响，政府面临的财政压力增加，社会支出能力受限，社会政策以及社会计划的可持续性面临威胁。2020 年，政府的社会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11.4%，其中社会保障的支出占比不到 10%。经济衰退造成贫困和不平等加剧，2020 年—2022 年，贫困人口反弹，约占总人口的 50%。为此，奥尔特加政府需致力于提振经济，恢复经济增长，改善民生。这也是对奥尔特加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三）缓和社会矛盾，维护政治社会稳定大局

桑解阵政府仍需要采取措施缓解政治社会危机的后果。2018 年爆发的大规模社会抗议活动持续数年，导致该国陷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政治危机催生了反奥尔特加的新兴政治力量，也侵蚀了政府、大企业和教会之间的联盟。此外，经济衰退和政治社会冲突仍未有效解决，部分社会群体对执政党桑解阵的不满情绪依然强烈，奥尔特加的支持率降至十多

^①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diciembre de 2022”, <https://www.cepal.org/es/publicaciones/48574-balance-preliminar-economias-america-latina-caribe-2022>.

^② El Banco Mundial en Nicaragua, “Nicaragua: Panorama General”, <https://www.bancomundial.org/es/country/nicaragua/overview>.

年来最低水平。2021年以后社会抗议的规模减小并逐渐归于平静，但导致政治危机的根源并未从根本上消除，执政党和反对派的矛盾并未得到解决，社会不满情绪仍不断出现。如果尼加拉瓜的经济或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示威抗议活动可能再次爆发，政权内部也有可能出现分化。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引发新冲突。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尼加拉瓜桑解阵政府必须要应对的难题之一。

（四）改善外部环境，及时化解外部风险造成的不利影响

桑解阵2007年重新执政以来，尼加拉瓜与美国的双边关系持续紧张。美国不断加大对尼加拉瓜的制裁。2008年—2011年，美国宣布冻结尼加拉瓜的受援国地位，正式关闭对尼加拉瓜的“千年挑战账户”援助项目。2012年至今，美国指责尼加拉瓜选举违规和缺乏透明度，一直力图通过多边机构或本国直接暂停对尼加拉瓜的各项援助。2021年尼加拉瓜大选的合法性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质疑，美国、英国、欧盟及美洲国家组织等40多个国家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奥尔特加政府受到外部孤立和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发表声明禁止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其妻子副总统罗萨里奥·穆里略（Rosario Murillo）以及数名部长和高级官员进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也宣布对尼加拉瓜多名政府官员采取新一轮制裁。2022年10月，美国以尼加拉瓜政府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为由，扩大对尼加拉瓜的制裁，制裁措施包括禁止美国公司在尼加拉瓜的黄金行业开展业务，对尼加拉瓜的进出口进行限制等。西方国家的不断打压，对奥尔特加政府既是压力也是推力，推动其探索打破西方的外交孤立和制裁、提升政治合法性的措施和对策。如何改善外部环境是奥尔特加政府无法回避的问题。

尼加拉瓜桑解阵是左翼大众型政党，无论是其建党历程还是成长道路，无论是其意识形态取向还是执政经验，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桑解阵的意识形态具有左翼政党的一般特点，赞成社会主义的主张，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的尼加拉瓜”，支持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但它有明显的务实主义倾向，并没有像委内瑞拉等国家那样在本国推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该党还加入社会党国际，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些特点，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色彩既不典型也不浓厚，而是更多体现出拉美左翼色彩和特点，以及拉美地区民族社会主义的特征。

桑解阵注重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取得良好执政业绩。在革命历史功绩和执政经验方面，它拥有该国其他政党难以达到的优势。但作为连续执政多年的政党，桑解阵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执政压力和一系列严峻挑战。它虽是尼加拉瓜第一大政治力量，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强大的政治社会影响力，但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桑解阵在2021年大选获胜后如何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维护政治社会稳定、化解外部风险带来的不利影响是其未来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李菡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中美洲和加勒比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小欢]

gained foothold, and the world imperial system based on dollar hegemony is undergoing structural loosening. In this later stage of the strategic stalemate, the reactionary forces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come more irrational and more frantic. The despair and madn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ve sped up the decline of the old world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world, which has provided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resolve the Taiwan question and realiz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 **Foreign Left Observation** •

Rethinking the Global Climate Crisis in the 21st Century by Foreign Leftists Chen Feng (93)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destructive consequences of global climate crisi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riggering a new wave of reflection and criticism by foreign leftist forces. They lashed out at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green policies carried out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arguing that capitalist system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climate crisis. At the same time, they actively publicize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dvocate the integration of socialist movements with other political movements, and try to transform the green policies of their countries in a way that the achievements can be truly enjoyed by the people. Looking ahead, foreign leftist forces still need to continue with new 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f they wish to play a greater role in solving the climate crisis.

From Leftist Guerrillas to Leftist Ruling Party: The Experience of the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in Nicaragua Li Han (104)

The way of founding, growth and governing experience of the Sandinista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Frente Sandinista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FSLN) in Nicaragua are typical to some extent in Latin America. FSLN has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from a leftist guerrilla group into a modern leftist party, achieved long and continuous governance, and thus become a successful model of party building in Latin America. Its successful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re mainly attributed to consistent emphasis on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continuous enhancement of the party's cohesion, expansion of the party's social foundation, and pragmatic ideas and perspectives. FSLN is the biggest leftist party that is longest in power in Nicaragua. The reason why it can achieve long-term continuous governance is that, in addition to its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long-term emphasis on party building, it has achieved good governing performance, and firmly controlled state apparatuses such as the military and police. In the face of complex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number of governing challenges that FSLN needs to cope with has increased. Therefore, FSLN needs to further enhance its party building, maintain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on the basi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fus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xternal risks.

[责任编辑: 凯 旋]